



【文化杂谈】

## 菊花诗韵



【人生随想】

## 记忆中的那些夜晚

□雨茂

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实在太热了，树阴下、海滩上、山谷中、水井旁……人们能够想到的纳凉去处，似乎都不管用了。有人引用小品里的话说：“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真不是骂人的，因为这是避免热射病的生存智慧。可惜高温并不因为段子手的幽默就放松肆虐，人们只能各寻清凉。有人去防空洞喝茶，有人在溪水里打麻将，有人去地铁、商场、银行蹭凉……多事的网民把蹭凉人的各种睡姿放到网上以供观瞻，那睡相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让我想起了早年的乘凉经历。

我的家乡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夏天少风，闷热潮湿，昼夜温差极大，酷热难耐。那时没有电，不可能有电风扇、空调，我们能够采用的消暑方式不过是蒲扇、井水、赤膊与下河游泳。白天大多数时候只能待在屋子与树阴下，夜晚就去晒坝歇凉（乘凉，四川方言）。

那时还是集体生产，每个生产队都建有晒场，铺着成片的青石板，方便晾晒粮食，家乡把晒场叫晒坝。晒坝建在高处空旷地带，四周少有树，不仅日照充足、四面通风，还较少有蚊虫。傍晚，粮食大部分分给社员，小部分入库，晒坝上空空如也。青石板受热快，降温也快，还隔潮，用大扫帚扫一扫，就是理想的纳凉之处。

农民白天干活，晚上收工回家做饭、喂猪喂牛，所以晚饭都比较迟，晚上七八点钟能够吃完晚餐的已经算是早的了。小孩子吃完饭，碗筷一推，便呼朋引伴到晒坝歇凉了。早到的孩子们先用砖头瓦块给各家占一个地方，接着就玩打仗游戏。舞枪弄棒难免伤人，当哭声响起来的时候，老人们差不多就到了，或者大声叱责伤人的孩子，或者降低声调安慰受伤的孙儿。其余的孩子像听了将令一般乖乖归拢，不敢再打闹，各自找到自己的祖父母。祖父母带来了竹席、大簸箕、被单子、椅子、马扎等物件，大簸箕让最小的孩子躺，稍大些的睡竹席，老人们腿脚硬，坐不了竹席，只能坐在椅子或马扎上拉家常。

当爸爸妈妈、叔叔婶婶们登场后，评书连播也就差不多开始了。生产队里能说评书的有两三位，坚持讲整本评书且对孩子们有耐心的只有一位，他是我的本家爷爷。爷爷家里穷，但很乐观，平生爱好一是抽烟，二是读书。老人抽自己种的旱烟，味道很冲，烟杆就用现成的竹筒，不像别的老烟民那样用黄铜烟嘴，所以靠近卷烟的那一段总是烧得焦黑。爷爷收藏了一些章回体小说，经常就着油灯夜读，书页熏得黝黑，不识字的老伴常抱怨他费灯油，但他依然故我。爷爷讲话很慢，边抽烟边说书，边摇着烂蒲扇，还要咳嗽、吐痰、

回忆，性急的老人说他是懒人推磨，有的小孩子忍受不了他的慢节奏酣然入睡，我却听得津津有味，睡意全无，浑然不觉蚊虫叮咬。每晚开头说书，老爷子总要问讲到哪里了，能准确说出来的往往是我。我能回想起来的评书有《水浒传》《杨家将演义》《岳飞传》等。现在想来，老爷子其实充当了我的文学启蒙者。当时识字的农民很少，家中有藏书的就更少，读书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既识字又爱读书的人并不多。莫言曾说，他小时候把周围十几个村的书都借遍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即使十几个村的藏书，也不会太多。

夏夜苦短，月上西山，田野间，池塘里，蛙鼓萤灯蚯蚓笛。天空群星闪烁，深邃而神秘，不时有流星划破天际，落入周围黑黢黢的群山中。老人的评书勾走了我的魂，只有竹林里惊起的飞鸟与不时传来的鸡鸣犬吠提醒我，这里还是人间。一回书说罢，夜已经深了，天气稍稍转凉，再不回家，露水就打头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去，热切地期待下一个夜晚。

有时候，老爷子不愿意去晒坝，只愿待在自己的小院里歇凉，我就邀约几个爱听书的伙伴去老人院子里。老人的家很破败，卫生条件差，旁边的牲口棚泛着浓浓的粪臭味，蚊虫声嗡嗡不绝，快速摇动扇子，能听到蚊虫打在扇面上啪啪作响。小院南边有一棵桉树，树干笔直挺拔，我们在桉树旁坐下来，浓郁的桉油香与老人精彩的评书很快让人忘掉了蚊虫与暑热。

盛夏时节，雨后的天气更让人难熬，是那种让人感觉浑身黏糊糊的湿热，屋里空气不流通，非常憋闷，人们就把饭桌搬到檐廊，吃饭、歇凉都在檐廊进行。四川民居屋檐挑出1.5米左右，类似于东南一带的骑楼，在四合院中形成相互连通的檐廊空间。骄阳如火时，檐廊是最好的避暑之处；春寒料峭时，檐廊是晒太阳的理想之地；三伏天雨夜之夜，檐廊是绝佳的歌凉所在。人们在廊檐下话家常、讲故事、接歇后语、猜谜语，摆一摆上几辈人的故事……我则喜欢跟爷爷学习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或者聊聊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晚上不用外出乘凉，不用忍受蚊虫叮咬，待在空调房里喝冷饮、看电视、打游戏、刷抖音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少有人聚在一起乘凉了，要听评书只能到茶馆。其实，这只是贪凉，舒服与清静是享受了，但缺少了当年那种烟火气与暖暖的人情味。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城市中生活，与大自然疏离，也不相互串门，邻里间交流极少。传统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人们客客气气地过着互不打扰的日子，儿时那种冲淡、祥和、松弛的生活体验一去不复返了。

□李学朴

菊花是中国栽培最悠久的传统名花之一，在3000多年前的《礼记·月令篇》里，就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花）”的记载；诗人屈原的《离骚》里也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经过东晋陶渊明的品题以后，菊花日益成为人们喜爱的观赏花卉。

在古诗词中，对各种色彩的菊花几乎都有描写，如唐代骆宾王诗“分黄俱笑日，含翠共摇风”，写的是黄菊；李商隐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写的是紫色和黄色菊花；刘禹锡诗“家家菊尽黄，梁国独如霜”，宋代魏野诗“浓露繁霜著似无”，写的是白菊；元代谢宗可诗“晚香带冷凝丹粒，秋色封寒点绛蕤”，写的是红菊……

菊花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耐寒傲雪、不与群芳争艳的品性，因而一直被人们用来象征一种恬然自处、傲然不屈的气质和品格。古代文人墨客有许多咏菊诗即由此下笔，写出菊花的形象和精神，如元稹的《菊花》：“秋丛丛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诗中的“陶家”，是指陶渊明爱菊，常于房舍周围植菊。其他如王安石的“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韩琦的“虽渐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陆游的“开迟愈见凌霜操，堪笑儿童道过时”、唐琬的“身寄东篱心傲霜，不与群芳竞春芳”、李梦阳的“不随群草出，能后百花荣。气为凌秋健，香缘饮露清”，都是赞美菊花不与群芳争艳、独自傲霜挺立的品格的佳句。清代黄体元的《菊花》写得十分生动形象，诗的后四句是：“生成傲骨秋方劲，嫁得西风晚更奇。寄语群芳休侧目，何曾争汝艳阳时。”菊花天生一副傲骨，它冒着秋霜开放，生命力极强；西风中，百卉凋零，菊花始荣，真是神采出众。请百花不要对菊花嫉妒不满，因为它并没有同你们在艳阳之时争春呀！全诗比喻生动，描写活泼有趣。

古代诗人咏菊，多有寄托。在这类咏菊诗中，诗人借咏菊表现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唐太宗也有诗咏菊，其《赋得残菊》云：“阶兰凝曙霜，岸菊照晨光。露浓晞晚笑，风劲浅残香。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将今岁色，复结后年芳。”诗作赞扬了残菊风姿不减、余香犹在的生命力，对来年复荣充满信心。唐代陈叔达《咏菊》说：“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但令逢采摘，宁辞独晚荣。”此诗说菊花只要有人赏识，不怕开花晚，表达了作者希望最终能为世用的志向，这与李白“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的立意相同。

宋朝是咏菊文学的鼎盛时期。咏菊诗词表现了一种高雅脱俗、隐逸退让的道德文化，也写出了外柔内刚、凌风傲霜的君子品节，还反映出了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尚健精神。如宋代梅尧臣的《残菊》：“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深

丛隐孤秀，犹得奉清觞。”在诗人笔下，菊花是高士隐者的形象，它不张扬，虽已凋谢却余香犹存，为知己者所赏识。

苏轼的《赵昌寒菊》写道：“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诗作盛赞百花凋谢之时，唯有菊花开始怒放，流光溢彩。诗中“延龄药”，源自《仙书》载“菊花为延寿客”。苏轼还有一首《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诗表面上咏初冬景致，实际上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进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可谓“曲尽其妙”。苏轼的弟弟苏辙则在《戏题菊花》中着重描写了菊花的功用，可食、可赏、可药，诗曰：“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微物不多分地力，终年乃尔任人须。”

宋代张耒的《风流子·木叶亭皋下》为写景、思人、抒怀之作：“木叶亭皋下，重阳近，又是捣衣秋。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时近重阳，树叶飘落，妇女们在水边清洗寒衣。无奈诗人心中充满愁绪，白发已现两鬓，如再把黄菊插在头发上，恐怕那菊花也会感到羞愧。叶梦得的《水调歌头》则借菊花抒发诗人系念国事的心情：“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暮秋景色渐趋苍茫，菊花开了，报来降霜消息。小屋掩映在菊花秋色深处，小路盘山，陡而险。自己却漂泊天涯，无所建树，想到金兵南侵，自己身老无力报国而郁愤，盼望能有像东晋谢安那样的统帅，大破苻坚百万兵，扫净今日之胡尘。

古代诗人还常借咏菊，表现自己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如宋代郑思肖《寒菊》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不屑与群芳争春，只是在秋季挺立于疏篱之间，却其乐无穷；它宁可枯死枝头，也不随北风吹落到地面。郑思肖是南宋遗民，宋亡后，他隐居苏州，终身不仕，这首真正表现了诗人的民族气节。宋代朱淑真《黄花》诗云：“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土花，即野菊花。可以看出，郑思肖诗的后两句正是由此诗后两句化出的，却各有其妙。此诗借咏晚菊，表达了人到晚年应该保持高洁情操的愿望，读之发人深思，耐人咀嚼。

“家家争说黄花秀，处处篱边铺彩霞。”群芳凋零的深秋，唯独菊花霜中争艳、繁英似锦，将清秋的大自然点缀得分外妖娆。每逢此时，正是人们欣赏菊花的好时节。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